

刺青时代

作者：苏童

男孩小拐出生于一月之夜，恰逢大雪初歇的日子，北风吹响了屋檐下的冰凌，香椿树街的石板路上泥泞难行，与街平行的那条护城河则结满了厚厚的冰层。小拐的母亲不知道她的漫长的孕期即将结束，她在闹钟的尖叫声中醒来，准备去化工厂上夜班。临河的屋子里一片黑暗，拐的母亲在黑暗中摸索了一会儿，提起竹蓝打开了面向大街的门。街上的积雪已经结成了苍白的冰碴，除了几盏暗淡的路灯，街上空无一人。小拐的母亲想在雨鞋上绑两道麻绳以防路滑摔跤，但她无法弯下腰来，小拐的母亲就回到屋里去推床上的男人，她想让他帮忙系那些麻绳。男人却依然呼呼大睡着，怎么也弄不醒。小拐的母亲突然着急起来，她怕是要迟到了。她对着床上的男人低低咒骂了几声，决定抄近路去化工厂上班。

小拐的母亲选择从结冰的河上通过，因为河的对岸就是那家生产樟脑和油脂的化工厂。她打开了平时锁闭的临河的后门，拖着沉重的身体下到冰河上，像一只鹅在冰河上蹒跚而行，雨鞋下响起一阵细碎的冰碴断裂的声音。小拐的母亲突然有点害怕。她看见百米之外的铁路桥在月光里铺下一道黑色的菱形阴影、似乎有一列夜间货车正隆隆驶向铁路桥和桥下的冰河。小拐的母亲甩绿头巾包住她整个脸和颈部，疾步朝对岸的土坡跑去，她听见脚下的冰层猛地发出一声脆响，竹蓝从手中飞出去，直到她的下半身急遽地坠进冰层以下的河水中、她才意识到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冰层下的河水。于是小拐的母亲一边大声呼救一边用双脚踢着冰冷的河水。她的呼救声听来是紊乱而绝望的，临河窗户里的人们无法辨别它来自人还是来自传说中的河鬼，甚至没有人敢于打开后窗朝河面上张望一下。

第二天凌晨，有人看见王德基的女人穿着红毛衣躺在冰河上。她抱着她的花棉袄，棉袄里包着一个新生的婴儿。

男孩小拐出生没几天他母亲就死了，在香椿树街的妇女看来，小拐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她们对这个没有母亲的婴孩充满了怜悯和爱心，三个处于哺乳期的女人轮流去给小拐喂奶，可惜这种美好的情景只持续了两三个月。问题出在小拐的父亲王德基身上，王德基在那种拘谨的场合从来回避什么，而且他有意无意地在喂奶的妇女周围转悠，那三个女人聚在一起时都埋怨王德基的眼睛不老实，她们觉得他不应该利用这种机会占便宜，但又不好赶他走。终于有一次王德基从喂奶妇女手中去接儿子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一只手顺势在姓高的女人的乳房上摸了一把。姓高的女人失声叫起来，该死，她把婴孩往王德基怀里一塞，你自己喂

他奶吧。姓高的女人恼羞成怒地跑出王家，再也没有来过，姓陈和姓张的女人也就不来了。”

男孩小拐出生三个月后就不吃奶了，多年以后王德基回忆儿子的成长，他竟然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把小拐喂大的。他向酒友们坦言他的家像一个肮脏的牲口棚，他和亡妻生下的一堆孩子就像小猪小羊，他们在棚里棚外滚着拱着，慢慢地就长大了，长大了就成人了。

七十年代初期在香椿树街的男孩群中盛行一种叫钉铜的游戏，男孩们把各自的铜丝弯成线圈带到铁路上，在火车驶来之前把它放在铁轨上，当火车开走那圈铜丝就神奇地变大变粗了。男孩们一般就在红砖上玩钉铜的游戏，谁把对方的铜圈从砖上钉落在地，那个被钉落的铜圈就可以归为己有。

曾有一个叫大喜的男孩死于这种游戏，他翻墙去铜材厂偷铜的时候被厂里的狼狗吓着了，人从围墙上坠下去，脑袋恰恰撞在一堆铜锭上。大喜之死给香椿树街带来了一阵惶乱，人们开始禁止自己的孩子参与钉铜游戏，但是男孩们有足够的办法躲避家人的干扰，他们甚至把游戏的地点迁移到铁路两旁，干脆就在枕木堆上继续那种风靡一时的游戏。每个人的口袋里塞满了铜丝，输光了就临时放在轨道上等火车碾成铜圈，那年月来往于铁路桥的火车司机对香椿树街的这群孩子无可奈何，他们就一遍遍地拉响尖厉的汽笛警告路轨旁的这群孩子。

后来人们听说王德基的儿子也出事了，男孩小拐的一条腿也在这场屡禁不绝的钉铜游戏中丧失了。这次意外跟小拐的哥哥天平有关，是天平让小拐跟着他上铁路的，那天天平输红了眼睛，他没有心思去照看年幼的弟弟，他不知道小拐为什么突然窜到火车前面去捡东西。大概是一只被别人遗漏的钢圈吧。火车的汽笛和小拐的惨叫同时刺破铁路上的天空，事情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香椿树街的居民还记得天平背着他弟弟一路狂奔的情景，从天平残破的裤袋里掉出来一个又一个钢圈，从小拐身上淌下来的是一滴一滴的血，铜圈和血一路均匀地铺过去。那一年小拐9岁，人们都按着学名叫他安平，叫他小拐当然是以后的事了。

小拐在区医院昏死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陪着他，大姐锦红和二姐秋红，锦红不断地呜咽哭泣着，秋红就在一旁厉声叱责道，哭什么哭？腿轧断了又接不回去，光知道哭，哭有什么用？

王德基在家里拷打肇事的天平，他用绳子把天平抓了起来：先用脚上的劳动皮鞋踢。踢了几脚又害怕踢了要害得不偿失、就解下皮带抽打天平，王德基一只手拉着裤腰一只手挥舞皮带，多少有点不便，干脆就脱了工装裤穿着个三角裤抽打天平。天平起先一直忍着，但父亲皮带上的金属扣刮到了他的眼睛，天平猛然吼叫一声，操：我操你娘。王德基说，你说什么？你要操我的娘？天平一边拼命挣脱着绳子，一边鄙夷地扫视着衣冠不整的父亲，你算老几？天平舔了舔唇边的血沫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参加了野猪帮，你现在住手还来得及，否则我的兄弟不会饶过你的。王德基愣了一下，捏着皮带的手在空中滞留了几秒钟，然后就更重地往天平身上抽去，我让你参加野猪帮，王德基边打边说，我还怕你们这帮毛孩子，你把野猪帮的人全叫

来，我一个个地抽过去。

王德基为他的一句话付出了代价。隔天夜里他去轧钢厂上夜班，在铁路桥的桥洞里遭到野猪帮的袭击。他的自行车被横跨桥洞的绳子绊倒了，人还没从地上爬起来，一只布袋就扣住了他的脑袋，一群人跑过来朝他腹部和后背一顿拳脚相加，王德基只好抱住头部在桥洞里滚。过了一会那群人散去，王德基摘下头上的布袋想辨别袭击者是谁，他看见七八条细瘦的黑影朝铁路上散去，一眨眼就不见了。周围一股香烟味，那根绳子扔在地上。然后他发现手里的那只布袋上写着“王记”二字，原来就是他家的量米袋子。王德基想起儿子天平昨天的威胁，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一辆夜行列车正从北方驶来，即将穿越王德基头顶上的桥洞，桥洞的穹壁发出一阵轰鸣声。王德基匆匆忙忙地把量米袋子夹在自行车后架上，跳上去像逃似的穿过了铁路桥。

一条香椿树街静静地匍匐在月光下，青石板路面和两旁的低矮的房屋上闪烁着一些飘游不定的阴影，当火车终于从街道上空飞驰而过时，夜行人会觉得整条街都在咯吱咯吱地摇晃，王德基骑在车上朝前后左右张望，他生平第一次对这条熟悉的街道产生了一丝恐惧之心。

男孩小拐对于车祸的回忆与目击者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他告诉两个姐尧锦红和秋红，有人在火车驶来时朝他推了一把，他说他是被谁推到火车轮子下面的，但当时在铁路上钉铜的男孩有五六个人，其中包括他的哥哥天平，他们发誓没有人推过小拐，他确实是想捡一只被别人遗漏的铜圈的。

香椿树街的人们认为小拐在说谎，或者是那场飞来横祸使他丧失了记忆，这个文静腼腆的男孩从此变得阴郁而古怪起来，他拖着一条断腿沿着街边屋檐游荡，你偶尔和他交谈几句，可以发现这个独腿男孩心里生长着许多谵妄阴暗的念头。

是你推了我，小拐走进红旗的家里对红旗说。红旗家里的人都围着饭桌吃饭，他们用厌恶的目光斜睨着小拐，谁也不理他。是你推了我。小拐碰了碰红旗端碗的手，他的声音听上去是干巴巴的。他等待着红旗的回答，但红旗突然放下饭碗，双手揪住小拐的衣领把他拎了起来，一直拎到门外，红旗猛地松开手，小拐就像一个玩具跌在地上了，红旗的鼻孔里哼了一声，揍不死你。他摊开手掌在门框上擦了擦，然后就撞上门把小拐关在门外了，隔着门红旗又高声警告他，下次再敢来我敲断你的好腿，你以为我怕你哥哥天平？回去告诉天平，他们野猪帮如果动我一根毫毛，白狼帮和黑虎帮的人就来铲平他们的山头。

红旗是一个过早发育的膀大腰圆的少年，他与天平曾经是好朋友后来又反目为仇，一切缘于他们参加了两个不同的帮派，小拐三番五次的无理纠缠使红旗非常恼怒，他不知道为什么小拐会咬定是他推了他一把。红旗怀疑在小拐的后面隐藏着另一种挑衅，它来自天平和野猪帮那里。那些日子里红旗出门不忘在鞋帮里别上一把三角刀，而且他特意挑选傍晚街上人多的时候坐在门口磨刀，一块偌大的扇形砂轮，砂轮边躺着三种刀器：三角刮刀、劈柴的斧子和切菜用的菜刀，少年红旗就坐在门口，蘸着一盆暗灯的水，沙啦沙啦地磨刀，他瞥见小拐站在街角杂货店门口，小拐抓着一根树枝无聊地抽打着墙壁，他似乎窥望着红旗家这边前

静。红旗仍然在路人的侧目下磨着刀，脸上露出倨傲的微笑，他从来没把个拐放在眼里。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红旗家的人不约而同地发现家里有一股味、像是死物身上散发出来的，一家人满屋子寻找臭味的根源，终于在米缸后面找到一只腐烂的死猫。红旗用竹竿把死猫挑到街上，他母亲就跟出去在门口高声咒骂起来，一家人都认定是王德基的断腿儿子干了这件卑劣下流的事情。

王德基家离红旗家隔了七八户门洞，红旗看见男孩小拐的脸在门探了一下，然后就缩进去不见了。红旗扔掉手里的竹杆，冷笑着说，只要让我抓住，看我不把他揍成肉酱。

男孩小拐第二天夜里就被红旗抓住了，小拐手里捧着一包东西，刚要往红旗的门上涂抹，红旗就像猛虎窜出去揪住了小拐，小拐慌忙扔掉了那个纸包，但粪便的臭味残留在小拐的手心和指缝里，红旗抓住小拐的手闻了闻，就势打了他一耳光，然后他把小拐压在电线杆上开始揍他。揍不死你，红旗的两只脚左右开弓踢小拐的臀部和肋下，揍不死你。红旗的踢踏动作随小拐的呼救愈发迅疾猛烈起来，小拐一声声尖叫着，一只手孤立无援地指向自己的家，另一只手紧紧抱着电线杆。

先是锦红和秋红从家里奔出来了，两个女孩冲上去想架住红旗，但红旗力大无比，手一甩就把她们甩开了。锦红上去抱住了小拐，秋红却趁红旗不防备突施冷箭，她学了香椿树街妇女与男人干架的有效措施。在红旗的双腿之间猛地捏了一把，不要脸的畜牲，秋红咬着牙骂道，欺负小拐算什么本事？有种你跟我家天平打去。

少年红旗就这样狂叫起来，叫声引来了红旗一家人，秋红的耍泼无疑把他们激怒了。红旗的母亲和祖父祖母都参与了这场街头混战，他们嘶扯着王家姐妹的头发和衣裳，并且用肮脏的语言咒骂着他们。秋红和锦红保护着小拐夺路而逃。在一片哭叫声中，附近人家沿街窗户纷纷推开，邻居们看见王家的三个儿女像一群被拔光了羽毛的鸟禽，从窗前仓皇而逃。后来街上就响起了红旗母亲无休无止的诅咒声，主要是针对秋红的。狼心狗肺的小婊子货，你想让我家断子绝孙？红旗是三代单传的男丁，你捏坏了他赔得起吗？秋红在她家门后不甘示弱地回敬一句。他活该，谁让他欺负小拐？红旗的母亲被秋红再次激怒了，她用什么硬物敲着王家的门，一窝没人管教的小畜生，红旗的母亲边敲边说，我家红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割了你的小X喂狗吃。

那天夜里恰巧王德基上夜班，而天平正在别人家里玩扑克牌，香椿树街的人认为这是一个蓄意的巧合，否则那天夜里的事情是不会就此平息的，6月的石灰厂之祸也许就在当天发生了。

男孩小拐对他哥哥天平充满了崇拜之情，他总是像一个影子似的尾随着天平，天平走到哪里小拐就跟到哪里，但自从天平加入野猪帮以后这种情形就难以为继了，天平开始厌恶小拐影子般的追随，别跟着我，他用一种不耐顺的语言驱逐小拐，你不能跟着秋红玩吗？有时候天平干脆利用小拐的行动不便，在路上加快步子伺机甩掉他弟弟小拐。即使这样小拐也能准确地捕捉到天平的踪影，有时候天平刚刚在骆驼家系上练功的

皮带，小拐就像一个幽灵闪进了院门，他悄然缩在墙角，静静地审视着天平的一举一动。天平就变得烦躁起来，操，他一边击打着沙袋一边发泄着对小拐的恼恨，为什么要跟着我？谁要是欺负你你来告诉我，好端端的为什么老是跟着我？

红旗打了我。男孩小拐抠了抠鼻孔，他用单拐的端部在地上划着圈说，红旗家的人还打了秋红和锦红。这事我知道了，我答应你们找红旗算帐的。

红旗打了我，他还打了秋红和锦红。小拐重复了一遍他已说过的话。

我知道了。天平皱着眉头说，这些事你不懂，是我们野猪帮和他们白狼帮的事，别着急，收拾他们的日子快要到了。

男孩小拐不知道他哥哥的允诺就是几天后发生的石灰厂之战。那场大规模的血殴后来轰动了整个古城，成为血性少年们孜孜不倦的话题。而男孩小拐在他的少年时代常常向别人提及著名的石灰厂之战和他哥哥天平的名字，信不信由你，小拐对别人说，野猪帮的人是为了我去石灰厂的，那封生死帖是我哥哥送给白狼帮的，信不信由你，我哥哥是为了给我报一箭之仇。

事实上除了石灰厂砖窑上的几个工人之外，几乎没人有机会目击51名少年在垃圾瓦砾堆上的浴血之战。他们选择的地点是香椿树街以北三里的石灰厂后面的空地，时间则是天色乍亮的清晨5点钟，砖窑上的工人看见两拨人从不同的方向朝空地上集结而来，有人把铁链挂在脖子上，有人边走边转动手里的古巴刀，白狼帮的人甚至扛着一面用窗帘布制成的大旗，旗上有墨汁绘成的似狼似狗的动物图案。在仅仅几分钟的对峙后，两支队伍就乱成一堆了，从刀器和人的嘴里发出的呼啸声很快覆盖了石灰厂那台巨大的粉碎机运转的噪声。

砖窑上的那几个工人对那堆血战不堪回首，他们心有余悸地描摹当时的情景，疯了，那帮孩子都疯了，他们拼红了眼睛，谁也不怕死。他们说听见了尖刀刺进皮肉的类似水泡翻滚的声音，他们还听见那群发疯的少年几乎都有着流行的滑稽的绰号，诸如汤司令、松井、座山雕、王连举、鼻涕、黑X、一撮毛、杀胚。那帮孩子真的发疯了，几个目击者摇着头，举起手夸张地比划了一下，拿着刀子你捅我，我劈你的，血珠子差点就溅到我们砖窑上了。

男孩小拐记得那天早晨他是被街上杂沓的脚步声和救护车的喇叭惊醒的。街上有人尖声喊着：石灰厂，出人命啦。锦红和秋红已经穿好了衣裳准备去看热闹，小拐心急慌忙地摸不到他的拐杖，就一把摸住了锦红的长辫子。带我去，小拐叫道，带我去看死人。

锦红背着弟弟小拐，秋红边跑边用木梳梳着头发，姐弟三人也汇聚在街上的人流里朝北涌动，他们不知道石灰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秋红边跑边问旁边的人，怎么回事？是谁死了？那人气喘吁吁地说，打架，听说死了好几个。姐弟三人不知道天平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后来他们看见几个警察把天平从瓦砾堆里拖出来时都吓呆了，天平的衣服被撕割成布条在晨风中飘动，半尺长的刀口处露出了肠子，从他的身体各处涌出的血

像泉眼沿途滴淌。天平的眼睛怒视着天空，但是他被人拖拽的情形就像一根圆木了无生气，看样子他已经死了，男孩小拐记得两个姐姐同时失声狂叫起来，然后他就从大姐锦红的背上摔了下来。

男孩小拐坐在瓦砾上环顾四周，石灰厂附近笼罩着一种杂乱的节日般的气氛。小拐看见他们把天平抬上一辆平板车，锦红和秋红哭叫着拉住一个车把，快送他去医院，秋红跺着脚对警察喊，快点吧，快去医院。平板车另一侧的一个警察说，还去什么医院，他已经咽气了。另一个却阴沉着脸说，他要没咽气还得去拘留所。小拐看见那辆平板车在工业垃圾和杂草间颠动着，慢慢地朝他这边拖来，现在他知道板车上的那具死尸就是他哥哥天平，他觉得天平就像一根圆木被人装在板车上，就像一根圆木在车上颠动着，一切都显得高奇而古怪。小拐迎着板车站起来，他怀着惶惑的心情朝天平的手臂猛地一触，触及的是天平饱满发达的肱二头肌，但那是近乎瞬间的一次触碰，男孩小拐的手像是被火烫了一下，或者是被冰刺了一下，他惊惶地缩回了他的手，曾经与他胼手胝足的那个身体突然变得如此恐怖如此遥远，男孩小拐第一次发现天平的手臂上刺了图纹，那是一只简单而丑陋的猪头。

他有刺青。男孩小拐突然叫道，他的手臂上有一只猪头，他是野猪帮的大哥了。

6月初王德基家的天平死了，天平的丧事办得很简单，这是因为那些日子天气异常炎热，王德基没有钱去冰厂订购那种大冰砖，死者在家里只停放了一天一夜就送出门了。王德基在悲伤而忙碌的日子里精疲力尽，他对那些前来吊唁的邻居说，早知道这样，不如我自己动手结果他的性命。

租用火葬场的白色灵车也是要花钱的，王德基舍不得掏钱，就去邻近的石码头借了辆三轮车，然后用塑料布为天平制作了一个简易凉棚。这样，6月灼热的阳光被遮挡住了，天平盖着白被单躺在车上，看上去就像一个苍白的患了急病的少年。王德基自制的灵车从容地经过香椿树街，有不知详情的路人在街口问他，老王，送谁上医院？王德基闷闷地说，儿子。低着头骑了一程，王德基看见天平就读的红旗中学的铁门从身边一掠而过，操场上有一群男孩正在踢足球。王德基突然悲从中来，一边骑着车一边哽咽起来，操，别人家的孩子都活蹦乱跳的，偏偏就轮到我家，废了一个不够，现在又死了一个。王德基就这样骑着灵车涕泗满面地经过城北的街道，他不知道小拐早悄悄地钻到了车上，他毫无畏惧地坐在天平的尸体旁边向往着火葬场新鲜的不为人知的风景。后来灵车经过北门的瓜果集市，王德基想起天平一直是贪吃西瓜的，小时候曾经为了抢夺秋红的那块，王德基扬手打掉了天平的一颗门牙。王德基犹豫了一会儿停下车，就近买了半只切开的红瓢瓜放到天平身旁，猛地就发现了小拐，小拐直直地瞪着西瓜，说，我要吃西瓜。王德基的手下意识扇过去，但最后只滞留在小拐的头顶上，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吃吧，反正天平也不会吃瓜了。

男孩小拐后来就坐在天平的灵车上吃西瓜，那是一只南方罕见的又甜又脆的西瓜，直至几年以后小拐还记得嘴里残留的那股美妙的滋味。除此以外占据小拐记忆的依然是天平手臂上的刺青，在去火葬场的途中，男孩小拐多次撩起死者的衣袖，察看他的左手臂上的猪头刺青，它在死者薄脆的皮肤上放射着神奇的光芒。

警车呼啸着驶进狭窄的香椿树街，警察们带走了松井、鼻涕、汤司令这帮少年，而白狼帮的红旗却突然从他家里消失不见了，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女孩子穿过围观的人群，用一种冷静的语调向警察报告了红旗的踪迹，他在河里，女孩指着河的方向说，他泡在水里，头上顶了半只西瓜皮，她后面跟着一个跛脚的男孩，男孩则尖声指出头顶西瓜皮是从电影里学来的把戏，男孩说，我知道他是从《小兵张嘎》里学来的，是我先看见他的。

所以红旗被推上警车的时候是光着脚的，身上只有一条湿漉漉的短裤头。一个警察从红旗的头顶上摘下那半只西瓜皮，扔出去很远，围观的人群里就发出一片哄笑声。有人将惊诧的目光转向王德基家的两个孩子，秋红和小拐、秋红像一个成熟的妇女那样撇了撇嘴，然后她拍了拍她弟档的脑袋，小拐，我们回家。

夏天的大搜捕使城市北端变得安静萧条起来，那些三五成群招摇过市的少年像草堆被大风吹散，不再有尖厉的唢呐刺破清晨或黄昏的空气，凭窗而站的香椿树街的居民莫名地有点烦躁，他们觉得过于清静的街道并非一种平安的迹象，似乎更大的灾祸就要降临香椿树街了。

男孩小拐穿着他哥哥天平遗留的白衬衫在街上游逛，有一天他在码头的垃圾里看见一面残破的绘有狼形图案的旗帜，旗上可见暗红色的疏淡不一的干血。小拐认出那是白狼帮的旗帜，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旗帜扔在这里，也许那帮人在大搜捕后已经吓破了胆，也许伤亡和被捕使强大的白狼帮形如匆匆一掠的流星，小拐拾起了那面旗帜，小心地把它折起来掖在裤腰里，他想把它带回家藏好。石码头上有装卸工在卸一船油桶，油桶就在水泥地上骨碌碌地滚向街道另一侧的工厂大门，男孩小拐灵活地绕开油桶往家里走，他相信装卸工们没有发现他藏起了一面白狼帮的旗帜。从此以后男孩小拐拥有了一个真正的秘密。

作为男孩小拐唯一的朋友，我曾经见过精心藏匿的白狼帮的旗帜，他打开一只木条钉成的工具箱说，这就是我的百宝箱。箱子里装满了过时的铜片、烟壳、玻璃弹子和破损了的连环画，那面神秘的令人浮想联翩的旗帜放在箱子的最底层，上面还铺盖了几张报纸。

这是白狼帮的旗，男孩小拐的眼睛在阁楼黯淡的光线里闪闪烁烁，他把那面旗快疾地摊开，然后又快疾地叠好。我哥哥他们的野猪帮大旗我还没找到，小拐说，他们也有一面旗，比这面旗大多了，我看见过野猪帮的大旗。

你藏着它想干什么？

小拐没有回答我的疑问，或许他根本没听见我的疑问，我看见他把百宝箱用挂锁锁好了，推到阁楼的角落里，然后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我会找到那面旗的，我要复兴野猪帮。

那是红鸡冠花盛开的晚夏的一天，在小拐家闷热肮脏的阁楼上，我清晰地听见男孩小拐说，我要复兴野猪帮。

9月孩子们重归学校，假期发生的石灰厂之战仍然使高年级的男孩津津乐道，他们坐在双杠和矮墙上谈论

着白狼帮和野猪帮孰优孰劣，各执一词难以统一意见。后来校工老董的儿子董彪说，你们别争了，白狼帮和野猪帮算什么人物，真正厉害的是城西的梅花帮，梅花帮的人胸前都刺一朵梅花。

董彪在胡说。男孩小拐当着许多人的面戳穿了董彪的谎言，他说，城西没有什么梅花帮，只有龙虎八兄弟，他们和野猪帮是盟友，左臂刺龙，右臂刺虎，根本不刺梅花。

男孩小拐因此招来了董彪日复一日的追逐和报复。我看见男孩小拐像一只袋鼠在泡桐树林里绕行奔跑，因过早发育而成为学校一霸的董彪快乐地追逐着小拐，董彪最后把小拐按在树干上，用膝盖猛力地顶击小拐完好的那条左腿，这样男孩小拐总是应声倒在董彪脚下，有一次董彪忽发异想地解开裤扣，对着手下败将撒了泡尿，董彪说，去叫你哥哥来，你哥哥算什么？就是他活着我也敢揍你。

我知道那是小拐童年时代最灰暗的日子，几乎每一个男孩都敢欺负王德基的儿子小拐，他姐姐秋红和锦红对他的保护无法与天平活着时相比，在香椿树街的生活中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一向是微不足道的。除我之外大概没有人知道小拐心里那个古怪而庞大的梦想，关于那面传说中的野猪帮的旗帜，关于复兴野猪帮的计划。小拐曾经邀我同去寻访那面旗帜的踪迹，被我拒绝了。在我看来小拐已经成为一种羸弱无力倍受欺辱的象征，他的那个梦想因此显得可笑而荒诞。

曾经有人效仿董彪在学校沙坑那儿追打小拐，体育教师上去把他们拉开了。体育教师责问那个男孩，为什么要打他？你欺负他腿不好？那个男孩很诚实，他说，他哥哥天平死了。体育教师又问，他哥哥死了你就打他？这是为什么？男孩涨红了脸踩着沙坑里的黄沙，最后他又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腿瘸，他跑不快。

关于男孩小拐的拜师习武在香椿树街有种种说法，人们普遍认为那是王德基为了儿子免受欺侮的权宜之计，是王德基把小拐送到延恩巷的武林泰斗罗乾门上习武的，还有一种说法误传天平是罗乾的门徒之一，罗乾肯收下小拐是缘于这段人情，但是男孩小拐后来轻蔑地否定了这些想当然的猜测，他说罗乾从来不搭理那些少年帮派，当然也不认识他死去的哥哥天平，他父亲王德基就更不认识罗乾了，他那种人怎么会认识罗乾？男孩小拐提及他父亲时满脸不屑之色，然后他用一种神秘的口气说，我是我师父的关门弟子，你别告诉人家。

他为什么要收你做关门弟子呢？回话的人毫不掩饰话里的潜台词，为什么罗乾要收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孩子做关门弟子呢？

我跪着求他，我跪了很长时间。男孩小拐终于把所有的秘密和盘托出，我给他看腿上手上的伤，我告诉他所有的人都来欺负我，你猜他最后怎么说？男孩小拐环顾着周围的孩子，眼睛里充满了喜悦和激情之光，罗乾最后把我抱起来，他说既然所有人都来欺负你，那我就教你去欺负所有的人。

男孩小拐本人的说法也令人半信半疑，但是香椿树街上有不少人亲眼目睹他出入于延恩巷罗乾的家门，不管怎么说，小拐现在是一个习武的孩子。香椿树街头的男孩们再也不敢轻易对他施以拳脚了。

最初小拐把三节棍插在书包里去上学，每次在学校遇见董彪时，小拐仍然提防着董彪对他的袭击，他的手紧紧地抓住三节棍的一端。董彪试探着靠近他，你拿着三节棍装什么蒜？董彪说，你瘸了条腿怎么用三节棍？但是小拐猛地从书包里抽出三节棍时董彪还是害怕了，董彪嘀咕了一句就溜走了。他妈的你吓唬谁？他边走边说，吓唬谁？

那是男孩小拐开始扬眉吐气的日子，我曾经在他的书包里看见过多种习武器械，除了他随身携带的三节棍外，还有九节鞭、月牙刀、断魂枪等等，这些极具威慑力和神秘色彩的名称当然是小拐亲口告诉我的。我记得一个秋日的黄昏，在石码头布满油渍的水泥地上，男孩小拐第一次当众表演了他的武艺，虽然是初学乍练，但我们还是听到了三节棍和九节鞭清脆悦耳的声音，舞鞭的男孩小拐脸上泛起鲜艳的红晕，双目炯炯发亮，左腿的疾患使小拐难以控制身体的重心，他的动作姿态看上去多少有些生硬和别扭，但是在石码头上舞鞭弄棍的确是我们所鄙夷的男孩小拐，到了秋天他已经使所有人感到陌生。

四五个男孩坐在石码头的船坞上，听小拐描绘他师傅罗乾的容貌和功夫。秋天河水上涨，西斜的夕阳将水面和两岸的房屋涂上一种柑桔皮似的红色，香椿树街平庸芜杂的街景到了石码头一带就蛮得非常美丽。空气中隐约飘来化工厂油料燃烧的气味，而那些装满货物的驳船正缓缓通过河面，通过围坐在船坞上的孩子们的视线。

我师傅只比我高半个脑袋，男孩小拐用手在头顶上比划了一下，他看了看其他孩子的表情又补充道，你们不懂，功夫深的人个子都很矮小。

我师傅留一丛山羊胡子，雪白雪白的，你们不懂，功夫深的人都要留山羊胡子的。男孩小拐还说。

我对延恩巷的武林高手罗乾的了解仅限于那天男孩小拐的一夕之谈，像所有的香椿树街少年一样，我也曾渴望拜罗乾为师学习武艺，但据说那个老人深居简出性情孤僻，除了小拐以外，拒绝所有陌生人走进他的种满药草的院子。整个少年时代我一直无缘见识罗乾的真面目。后来我知道关于延恩巷罗乾的传说完全是一场骗局，知悉内情的人透露罗乾只是一个年老体衰的病人，他每天例行的舞刀弄棍只是他祛病延年的方法，因为罗乾患有严重的哮喘和癫痫症。这个消息曾令我莫名惊诧，但那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昔日的男孩小拐已经成为香椿树街著名的风云人物，骗局的受害者也已淡忘了许许多多的童年往事。

城北的居民风闻野猪帮又重新出现，他们对此都觉得奇怪，因为野猪帮的那批少年在夏天的大搜捕中已经被一网打尽了。但是许多人家养的鸡都在夜晚相继失踪，石码头的垃圾上堆满了形形色色的鸡毛，从这一点判断确实又有少年们在歃血结盟了。

人们想不到野猪帮的新领袖是王德基家的小拐，更想不到新的野猪帮只是一群十四、五岁的男孩。

歃血结盟的仪式是在王德基家的阁楼上举行的，狭小低矮的阁楼里充满了新鲜鸡血的腥味，大约有九个男孩，每人面前放了一碗鸡血，他们端起碗紧张而冲动地望着小拐。喝下去，小拐说，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容

违抗，你们怕什么？人血都不怕还怕鸡血吗？

一个男孩先端起碗在碗沿上小心地舔了一下，另一个男孩则捏着鼻子喝了半碗，突然大叫起来，太腥了，我要吐了。你们能干什么事？然后小拐出乎意料地亮出了他的九节鞭，你们到底喝不喝？不喝就挨鞭子，小拐晃动着他的九节鞭说，喝鸡血还是挨鞭子？你们自己挑吧。

阁楼上的那群男孩终于还是选择了鸡血，但是他们的呕吐物已经把床铺和板墙弄得污秽不堪，在一片反胃的呕吐声中小拐打开了他珍藏的白狼帮的旗帜，我没找到野猪帮的大旗，就拿它代替吧，小拐把那面破旗铺在地板上，考虑了片刻说，把白狼用墨汁涂掉，画上一只猪头就行了，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小拐的大姐锦红这时候从竹梯爬上了阁楼，你们在上面闹什么？都给我下去，锦红一转脸就发现了满地秽物，不由尖叫起来，该死，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坏事？阁楼简直成了猪厩了，已经有人开始往竹梯前走，但是男孩小拐伸出他的九节鞭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谁也不许逃。男孩小拐声色俱厉，他说，仪式刚刚开始，谁也不许逃。

让他们走，小拐你快让他们走。锦红忙着要清扫地板，一边扫一边对男孩们说，要闹到外面闹去，你们把我家当公园啦？

你别管我们的事，下楼去，我让你下楼去。男孩小拐用鞭柄朝锦红背上戳了一下，我让你别管你就别管。

不准再闹了，要闹到外面去，别在阁楼上闹。锦红说着就用扫帚把男孩们往竹梯上赶，但是随着一声清脆的鞭击，少女锦红就像一只受惊的鸟尖叫着跳起来，她的手伸到背后去摸她的长辫，摸到的是一只失落的蝴蝶结和一绺断发。

是男孩小拐用九节鞭抽落了他姐姐的半截辫梢和辫子上的红蝴蝶结。那群男孩看见少女锦红因惊吓过度而异常苍白的脸，她的嘴哆嗦着似乎想骂小拐，但终于什么也没有说。而持鞭的男孩小拐坐在那面破旗上，眼睛里依然喷射出阴郁的怒火，他说，我让你别来管我的事，为什么你偏偏不听？

香椿树街两侧的泡桐树是最易于繁殖的落叶乔木，它们在潮湿而充满工业废烟的空气里疯狂地生长，到了来年的夏季，每家每户的泡桐树已经撑起一片浓密的树荫，遮盖了街道上狭窄的天空。香椿树街的男孩也像泡桐一样易于成长，游荡于街头的少年们每年都是新的面貌和新的阵容，就像路边的泡桐每年都会长出更绿更大的新叶。

七五年之夏是属于少年小拐的，新兴的野猪帮在城市秩序相对沉寂之时犹如红杏出墙，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黄昏的街头，一群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簇拥着他们的领袖，矮小瘦弱的少年小拐，他们挤在一辆来历不明的三轮车上往石灰厂那里集结而去，石灰厂外面的空地是他们聚会习武的最好去处，就在那里他们把校工老董的儿子绑在树干上，由小拐亲自动手给他剃了个丑陋的阴阳头，然后小拐用红墨水在董彪暴露在外

皮上打了几个叉，据说这是 被野猪帮列入黑名单者的标志，被列入黑名单的还有其它六七个人，甚至包括学校的语文教 员和政治教员。

我知道少年小拐在制定帮规和戒条时煞费苦心，他告诉我天平他们的野猜帮是有严格的 帮规和戒条的，由于保密小拐无从知道它们的内容。他对此感到茫然。后来少年小拐因陋就 简地模仿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令，稍作修改用复写纸抄了许多份散发给大家，至 于戒条则套用了一句流行的政治口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少年小拐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刺青。城里仅有的几个刺青师傅都拒绝替这群未成年 的少年纹身，而且拒绝传授刺青的工艺和技术。失望之余小拐决定自己动手摸索，他对伙伴 们说，没什么稀罕的，他们不干我们门自己干，只要不怕疼，什么东西都能刺到身上去。

新野猪帮的刺青最终失败了。他们想像用一柄刀尖蘸着蓝墨水在皮肤上刻猪头的形状， 但是尖锐的疼痛使许多人半途而废，少年小拐痛斥那些伙伴是胆小鬼，他独自在阁楼上百折 不挠地摸索刺青技术，换了各种针具和染料，少年小拐一边呻吟一边刺割着他的手臂，渴望 猪头标志跃然于他的手臂之上，他的手臂很快就溃烂发炎了，脓血不停地从伤处滴落下来， 在王德基每天的咒骂和奚落声中，少年小拐终于允许他姐浇锦红和秋红替他包扎伤口，他 说，10天过后，等纱布拆除了，你们会看见我手臂上的东西。

拆除纱布那天少年小拐沉浸在一种沮丧的情绪中，他发现自己的冒险彻底失败了，手臂 上出现的不是他向往的威武野性的猪头标志，而是一块扭结的紊乱的暗色疤痕，少年小拐捂 着他的手臂在家里嗷嗷地狂叫，就像一条受伤的狗。叫声使刚从纺织厂下班回家的锦红难以 入睡，锦红烦躁地拍打着床板说，别叫了，让我睡上一会。少年小拐停止了叫喊，他开始用 拳头拼命捶击阁楼的板壁，整座朽败的房子微微摇晃起来。锦红一气之下就尖着嗓门朝阁楼 上骂了一句，我操你妈，你只剩了一条腿，怎么就不能安分一点？锦红骂完就后悔了。她看 见弟弟小拐从竹梯上连滚带爬冲下来，手里举着一把细长的刀子，锦红从小拐阴郁而暴怒的 眼神中判出他的可怕的念头，抱着枕头就跳下床，慌慌张张排一直跑到门外。

锦红光着脚，穿着背心和短裤站在街上，手里抱了一只枕头，过路人都用询问的眼神注 视着王德基家的女孩锦红。锦红你怎么啦？锦红脸色煞白，她不时地回头朝家里张望一眼， 朝问话的那些人摇着头。锦红不肯告诉别人什么，她只是衣衫不整地倚墙站着，用枕头擦着 眼里的泪，没什么，锦红牢记着亡母传授的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她对一个追根刨底的邻居 说，我跟小拐闹着玩，他吓唬我，他吓唬要杀我。

少女锦红很早就显露出南方美人的种种风情，人们认为她生在王德基家就像玫瑰寄生于 一滩污泥之中，造化中包含了不幸。香椿树街的妇女们建议锦红耐心等待美好的婚姻，起码 可以嫁一个海军或者空军军官，但是锦红在19岁那年就匆匆嫁给了酱品厂的会计小刘，而 且出嫁时似乎已经有了身孕了。街上有谣传说王德基曾和女儿锦红睡觉，但那毕竟是捕风捉 影的谣言。真正了解锦红的当然是她妹妹秋红，锦红出嫁前夜姐妹

俩在灯下相拥而泣，锦红 对秋红说的那番话几乎使人柔肠寸断。

我知道我不该急着嫁人，可是我在这个家里老是担惊受怕，我受不了。锦红捂着脸呜咽 着说，不如一走了之吧。

你到底怕什么？秋红问。

以前怕父亲，后来怕天平，现在怕小拐，锦红仍然呜咽着，她说，我一看见小拐的眼 睛，一看见他那条断腿，心里就发冷，现在我最怕他。

小拐怎么啦？秋红又问。

没怎么，可我就是害怕，他迟早会惹下大祸，锦红最后作出她的预言，秋红注意到姐浇 说话时忧心忡忡的表情，她想笑却笑不出来，这个瞬间锦红美丽的容颜突然变得苍老而憔悴 了，这使秋红对锦红充满了深情的怜悯。

那天夜里少年小拐又出门了，王家的人对此已习以为常，他们临睡前用椅子顶在门上， 这样不管何时小拐都可以回家睡觉。凌晨时分锦红姐妹被门口杂沓的脚步声惊醒了，起床一 看小拐带着七八个少年穿过黑暗的屋子往后门涌去，秋红想去拉灯绳，但她的手被谁拽住 了。别开灯，有人在追我们。秋红睡意全消，她试图去阻挡他们，你们又在干什么坏事？干 了坏事就都往我家跑。少年们一个个从秋红身旁鱼贯而过，消失在河边的夜色中。最后一个 是少年小拐，你别管我们的事，小拐气喘吁吁地把一匹布往秋红的怀里塞，然后他把通向河 埠的后门反锁上，隔着门说，这匹布给锦红做嫁妆。

秋红回忆起那天夜里的事件一直心有余悸，布店的人带着几个巡夜的民兵很快就来敲 门。锦红到阁楼上藏起那匹布，秋红就到门口去应付。来人说，让我们进去，偷布的那帮孩 子跑你家来了。秋红伸出双臂把住门框两侧，她像一个成熟的妇女一样处惊不乱，秋红说， 你们抓贼怎么抓到我家来了？难道我家是贼窝吗？布店的人说，你家就是个贼窝。这句话激 怒了秋红，秋红不容分说朝那人脸上扇了记耳光，我操你八辈子祖宗，我让你糟蹋我们家的 名声，秋红边骂边唾，顺手撞上了大门。她听见门外人的交谈仍然很不中听，一个说，王德 基家的孩子怎么都像恶狗一样的？另一个说，一个比一个坏，一个比一个凶。秋红的一点恐 慌现在恰巧被满腔怒火所替代，她对着门踢了一脚，高声说，你们滚不滚？你们再不滚我就 拎马桶来，泼你们满身是粪。

少年小拐和伙伴们偷来的是一匹白色的棉布，这匹布令锦红啼笑皆非，锦红怀着一种五 味混杂的心情注视着小拐和白布，她说，办喜事不能用白布，这是办丧事用的。锦红伸手在 弟档的头顶上轻抚了一下。这个举动意味着她最后宽恕了少年小拐。

没有人知道少年小拐和武界泰斗罗乾的关系是如何中断的，那种令人艳羡的关系也许持 续了半年之久，也许只有短短的二三个月。我记得少年小拐后来不再谈及罗乾的名字，有人 追问罗乾的近况时小拐的回答令

人吃惊，他用一种满不在乎的语气说，他中风了，不行了，现在我用一只手就能把我师傅拍死。然后少年小拐眉飞色舞他说起另一位大师张文龙的故事，那是风靡一时的龙拳的创始人，武功非凡，方圆百里的少年都梦想成为张文龙的门徒，但是张文龙只卖伤药不授武艺。他经常在北门吊桥设摊卖他的跌打风湿膏药，卖完药就卷摊走路，从来没有人知道张文龙的住处，胆大的少年去他的药摊前打听时，张文龙就拿一块膏药塞过来说，先掏钱把药买去，你们这帮孩子就缺伤药了，你们打吧，你们天天打架我的药就好卖了。当你死磨硬缠刺探他家的住处时，张文龙眨着眼睛说，我哪里有家呀？我天天在野地里为你们采药熬膏，夜里就睡在水沟里，睡在菜花地里。

你们知道张文龙的刺青刺了什么？少年小拐最后向他的伙伴提出了一个热门的问题。

是一条龙。有人回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是一条什么样的龙，少年小拐的神情显得非常冲动，他先在自己的腹部用力划了一下，龙头在这儿，然后小拐的引顺着胸前往肩部爬，最后在后背上又狠狠戳了一下，龙尾在这儿，你说这条龙有多大？小拐说着叹了口气，他的脸看上去突然变得忧怨起来，罗老头背上那条龙比起张文龙来算什么？汤司令和红旗他们的刺青就更提不起来了。

少年小拐羞于正视自己左臂上那块失败的刺青，说那番话时我注意到他的目光不时偷窥他的左臂，海魂衫肥大的短袖子遮掩了那片疤痕的一半，另一半却袒露在夏日阳光里，我发现从那片疤痕中无法看清猪头的形状，它们看上去更像秋天枯萎的黑红色的树叶。

这年夏天少年小拐疯狂地追逐着张文龙的踪迹，我听说他长时间地蹲在北门吊桥的药摊前，期待河上吹来的风卷起张文龙那件黑布衬衫的下摆，他渴望亲眼目睹那条恢宏而漂亮的盘龙刺青，大风却迟迟不来。少年小拐在一阵迷乱的冲动中向张文龙的衬衫伸出了手，听说小拐的手刹那间被张文龙夹在腋下，张文龙半温半笑他说，你这孩子断了一条腿不够，还想再断一系胳膊吗？

桥上的遭遇对于少年小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张文龙匆匆离去后他仍然站在北门吊桥上，受辱后的窘迫表情一直滞留在他苍白的脸上，伙伴们的窃笑使少年小拐恼羞成怒，他对桥下的护城河骂了一声，张文龙，我操你妈，再过5年，你看我怎么报一箭之仇。

谁都能发现少年小拐在受到伤害后情绪低落，他担心自己在新野猪帮内的地位受到损坏或者排挤，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他采取了杀鸡儆猴的做法，在一番关于张文龙籍贯的争执中，少年小拐突然缄口动手，他突然认皮带缝里抽出一把飞镖朝朱明身上掷去，你也想来反对我？小拐冷笑着审视朱明的表情，他说，我说他是东北人就是东北人，别来跟我犟。那把飞镖从朱明的耳朵一侧飞出去，朱明惊呆了，谁也没想到少年小拐突然翻脸，事后少年们对小拐的举动褒贬不一，支持小拐和同情朱明的人形成了两个阵营，据我所知这也是新野猪帮最后分崩离析的原因。

几天后少年们相约在石灰厂外面集合，准备搭乘长途汽车去清塘镇寻找一个姓王的刺青师傅，那个人是朱明家的亲戚，但是朱明和他的几个朋友却迟迟不来，小拐就派人去朱明家喊他。派去的人到了朱明家，看见几个人正围坐在桌前打扑克牌，朱明的脸上贴满了纸条，头也不抬地对人说，我们不去了，要去你们自己去吧，不过我提醒你们，清塘镇的人们比香椿树街的可野多了，小心让它们踩扁了抬回来。

聚集在石灰厂的少年们没有把朱明的话放在心上，他们拦住了去往清塘镇的长途汽车。去的时候大约有七八个人，当天回来的却只有3个人，而且都是鼻青脸肿的，他们提着撕破的衣服和断损的凉鞋从街上一闪而过，像做贼似的溜进各自的家门。他们告诉前来打听儿子下落的那个妇女说，小拐他们留在清塘镇了，清塘镇的人把他们扣起来了，侥幸逃离清塘镇的3个人惊魂未定，用一种夸张的语言描述那场可怕的殴斗。我们一下长途汽车就有人来撩拨逗事，也不知道是怎么打起来的，他们用的都是铁搭、锄头和镰刀，那么多人追着我们打，我们还来不及编队形就给他们打散了。

好好的他们为什么打你们？有人提出了简单的疑问。

不知道，他们说说不准我们在清塘镇耀武扬威。

王德基家的秋红也挤在那堆焦灼而忙乱的妇女中间，她关心的自然是她弟弟小拐的情况，秋红刚想开口问什么，那3个少年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小拐最惨了，他头上挨了一铁搭，开了两个洞。

他怎么啦？他不是会武功吗？秋红惊叫过后问。

他腿不好，跑不快，那么多人围上来，会武功也没有用。一个少年说。

他没带三节棍和九节鞭，光是一支飞镖对付不了人家的锄头铁塔。另一个少年表示惋惜说，小拐今天要是带上他的家伙就好了，我们也不会输那么惨了。

带上家伙也没用，清塘镇的人一个比一个野，再说小拐本来就不怎么样，我看见他第一个被清塘镇的人按在地上，第三个少年说起小拐却已经显得很轻蔑了。

旁边的秋红听到这里勃然生怒，她指着3个少年的鼻子说，一帮不知廉耻的杂种，你们知道小拐腿不好，跑不快，你们就不肯拉他一把？你们就不能背上他跑吗？

你说得轻巧！一个少年斜睨着秋红反驳道，那种时刻谁还顾得上谁？我背了小拐谁又肯来背我？

愤怒的秋红一时哑然失语，她的丰腴而红润的脸上不知不觉挂上了泪珠。人们都用一种隔膜而厌恶的目光注视着她，似乎没有人为秋红的一腔姐弟之情所感动。事实上那是一个混乱的人心浮躁的黄昏，人们关注的是自己的滞留在清塘镇生死未卜的儿子或家人，每个人的心情其实都是相仿的。

少年小拐和他的伙伴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返回香椿树街，负责接送的警察对围观的人们说，这次还幸亏没打出人命，否则就直接把他们送拘留所了，王德基和秋红也在街口等候，看见小拐他们依次爬下了卡车。王德基舒了一口气，他对旁人说，这帮孩子是不是吃了疯狗的肉？在街上闹不够，打架竟然打到清塘镇去了。

那人问，回家要收拾你儿子吗？王德基被问得有点尴尬，从小收拾到大，就是收拾不了他，想想真奇怪。王德基苦笑一声，随后说了一句令人伤感的话，孩子他母亲搭上她一条命就生了这么个宝贝儿子，想一想真是奇怪。

少年小拐扶着墙与他父亲和姐姐逆向而行，他的头部缠着一条肮脏的被血涸透的纱布，看上去小拐显得出奇的从容而冷静，秋红跑过去想察看他头上的伤势，被他推开了。我死不了，小拐说，你回家去，别来管我的事。秋红就跟在他后面说，让你别打架你偏不听，这回好了，头上弄了个窟窿让人看笑话，街上的人都看着王家姐弟，看见小拐突然回过头打了秋红一记耳光，让你别来管我你偏不听，你为什么老是要来管我？小拐几乎是在吼叫，他的仇视的目光使秋红不寒而栗，秋红掩面坐在地上哭号起来，不管就不管，秋红绝望地拍打着地面，边哭边叫，我要再管你的事我就是畜生。

从清塘镇铩羽而归的少年们很快就聚集在朱明家门口，隔着窗子他们看见朱明那帮人仍然在桌前玩扑克牌，只是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添了一根一尺多长的角铁，屋里的人对窗外的人显然已有防备，少年小拐和他的伙伴无法对朱明他们实施惩罚，判徒，有人伏在窗台上对屋里的人喊。而少年小拐嘴里吐出的是一句江湖行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的声音听来冷峻而充满杀机。我看见他提起撑拐，用一种轻柔的动作在朱明家的窗户上捣了一个圆孔，屋里人朝外面张望了一眼，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紧接着是一声哗啦啦的脆响，少年小拐挥舞着他的撑拐，砸碎了朱明家窗户上的每一块玻璃。

到了中秋节前夕，香椿树街的新野猪帮已经分裂成两派，人多势众的那派由少年小拐统辖，另外一派的六七个少年则死心塌地跟着朱明，他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此长彼消的内战。我之所以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个时间概念，是因为那天香椿树街上弥漫着糖果铺煎制鲜肉月饼的香气，那种一年一度的香味诱使许多人聚集到糖果铺的煎锅前面。少年小拐他们和朱明他们的人就在那儿相遇了。我记得朱明他们一共只有3个人，3个人每人手里捧了一包月饼往人堆外挤，但是朱明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绊他的是小拐腋下的那根撑拐。

买那么多月饼独吃？好意思吗？小拐似笑非笑地说。

朱明没说什么，他迟疑了一会儿抓了两块月饼给小拐，但小拐没去接，他的表情已经显露出寻衅的端倪，我看见他用撑拐的底端拨了拨朱明拿月饼的手。

给兄弟们每人两块。小拐说。

你在玩我？朱明说，你以为我们怕你们？要打架约个地方和时间，我操，你真以为我们怕你们？

铁路桥下面怎么样？你要是嫌桥洞里不好上铁路也行，你要是带的人多就去石灰厂外面，或者就去石码头？随你挑，时间也随你挑。

我随你挑，你真以为我们怕你们？朱明的嘴里咬了一块月饼，含糊地嘀咕着往小拐他们的人圈外走，朱明带着两个人走出去几步远，没有明确回复小拐的挑衅，却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朱明说，他算什么

物？他姐姐跟他爹睡觉，肚子都睡大啦。

我看见少年小拐的眼睛里倏地迸出罕见的可怕的红光，他狂叫了一声，从别人手里夺过 九节鞭，率先发起了对朱明他们的攻击。九节鞭准确地抽到了朱明的后颈上，小拐的伙伴们 一拥而上，本来应该避人耳目的混战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发生了，糖果铺周围一片骚乱，女店 员在柜台后面尖叫着，快去喊警察，要打出人命啦。更多的香椿树街人则训练有素地退到糖 果铺的台阶上，或者爬到运货的三轮车上，居高临下地观望了少年小拐棍鞭齐发痛打朱明的 场面，观望者们除了对少年小拐身残志坚的英武形象赞叹几声外，并没有太多的惊诧，虽然 他们亲眼看见朱明他们满脸血污地在街上翻滚，这毕竟还是少年们之间的小型殴斗，生活在 香椿树街的人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

平心而论中秋之战在小拐一方也并不光彩，谁都注意到朱明他们是赤手空拳的，而且人 数少于小拐他们。另外他们选择的地点也缺乏考虑，糖果铺的煎饼锅最后被人群挤翻了，一 锅热腾腾的鲜肉月饼全部倾倒在地，一些馋嘴的孩子和妇女趁乱捡走了好多月饼。糖果铺的 女店员们一气之下去少年们就读的红旗中学告了状。

三天之后红旗中学的门口出现了一张布告，龙飞凤舞的毛笔字流露出校方卸除一份重负 后的喜悦。被开除的名单很长，包括从初一到高二的几十名学生，有人用手卷成喇叭形状朗 读着那份名单，其中包括了少年小拐常常被人遗忘的学名：王志刚，而在糖果铺之战中吃了 亏的朱明也遭到了校方同样的发落。

少年小拐当天下午在石码头听说了这个消息，伙伴们听见他发出一声难以捉摸的怪笑， 怎么拖到现在才开除？少年小拐的笑声突然变得疯狂而不可抑制，他坐在一只空油桶上用右 脚踢着油桶，笑得弯下了腰，我的教科书早都擦了屁股，他说，怎么拖到现在才开除？

白狼帮的红旗在9月的一个傍晚出狱归来，红旗提着行李东张西望地出现在香椿树街上 时，人们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虽然在狱中的两年红旗已变成一个膀大腰圆的青年，虽然他的 脑袋剃得光溜溜的胡须反而很长，但红旗的眼睛却像以前一样独具风格，它们仍然愤怒地斜 视着。

现在看来红旗的狱中归来其实宣告了少年小拐的英雄生涯的结束，很少有人敏感地觉察 到这一点，少年小拐也许觉察到了，也许没有。他们在街口不期而遇时，红旗的嘴角浮出一 丝含义不明的微笑，而双眼却习惯性地愤怒地斜视着少年小拐。那是一次典型的狭路相逢， 但当时什么也没有发生。少年小拐避开了红旗的目光，他突然回首眺望不远处的铁路桥，桥 上恰巧有一辆满载着大炮和坦克的军用货车通过。

少年小拐和他的伙伴们曾经暗中观察红旗的行踪，大多数时间红旗都在家门口拆卸自行 车，或者站在家门口吃饭，偶尔他会朝门后唠叨不休的母亲骂几句粗话，红旗和城东白狼帮 城西黑虎帮似乎中断了一切联系。唯一值得警惕的是朱明，朱明几乎天天去红旗家，红旗一 出狱朱明就和他打得火热，不难看出势单力薄的朱明他们正在竭力拉拢新的盟友。

他去拉红旗有什么用？少年小拐极其轻蔑朱明的算盘，他对伙伴们说，你们千万别以为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就怎么样，红旗不怎么样，看他样子凶，其实是个孬种。

小拐的这番话意在安抚日渐涣散的野猪帮的人心。到了9月他发现伙伴们中间弥漫着一 种消极的恐慌的情绪，香椿树街上到处纷传说本地警察对少年帮派的第二次围捕就要开始。 每当谁向他提起这个话题时，小拐就显得极不耐烦，你怕吗？他说，你怕就到你妈怀里吃奶 去，说话的人于是极力否认他的恐惧，小拐就笑着甩出他的口头禅，东风吹，战鼓擂，现在 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人们想像中的警车云集香椿树街的场面没有出现，它们驶过香椿树街街口去了城东，也 去了城西，唯独遗漏了铁路桥下面的这个人口和房屋同样稠密的地区，或许香椿树街与城市 的其它角落相比是一块安宁净上，或许警察们是有意把街上的这群少年从法网中筛了出来。 尖厉的令人焦虑的警车汽笛在深夜嘎然而止，那些夜不成寐的妇女终于松了口气，她们看见 儿子仍然睡在家里，她们觉得一个关口总算度过去了。那些妇女中当然包括少年小拐的姐姐 秋红，秋红在夜空复归宁静后爬下阁楼，察看了弟弟小拐的床铺，小拐正在酣睡之中，小拐 竟然睡得无忧无虑，这使秋红心里升起无名之火，贱货，秋红一边唾骂自己一边回到阁楼 上，她对自己发誓说，我要再为那畜生操心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贱货。

男孩小拐幸运地逃脱了9月的大搜捕，这使他们得以重整旗鼓，更加威风地出现在香椿 树街上。不久少年小拐在石码头召集了野猪帮的聚会，宣布将朱明等6人开除出野猪帮。就 在这里少年小拐突然向伙伴们亮出一面大红缎子的锦旗，旗上新野猪帮4个大字出于小拐亲 笔，笨拙、稚气却显得威风凛凛。至于这面锦旗的来历，少年小拐坦言是从居民委员会的墙 上偷摘的，本来那是一面卫生流动红旗。我有幸参加了新野猪帮的石码头聚会，记得在那次 聚会中少年们处于大难不死的亢奋中，他们商讨了惩治叛徒朱明和去西汇湾踩平那里新兴的 小野猪帮的计划，谈的更多的当然是座山雕的刺青技术，座山雕与小拐死去的哥哥是割头兄 弟，他与红旗几乎同时出家归来，作为对天平的一种悼念，座山雕答应为少年小拐在手上刺 一只猪头，但是他只肯为小拐一个刺青。少年小拐注意到伙伴们对此的不满情绪，最后他安 慰他们说，明天我先去，我会把座山雕的刺青技术学来的，等我学会了再给你们刺，别着 急，每人手臂上都会有一只猪头的。那天石码头上堆放着化工厂的一种名叫苯干的货物，苯 干芳香而强烈的气味刺激着少年们的鼻喉和眼腺。许多人一边打喷嚏一边流泪，它给这次聚 会带来了强制性的悲壮气氛，恰巧加深了少年们对最后一次聚会的回忆。我看见少年小拐后来对着河上的驳船挥舞那面野猪帮的红旗，一边狂呼一边流泪，但是我并不知道那是小拐一 生中最后的辉煌时刻。

少年小拐是在去刺青的路上遭到红旗和朱明的伏击的，后者选择的时机几乎是天衣无 缝，令人怀疑其中设置的骗局和精心策划，或许是小拐朝夕相守的伙伴里出现了奸细，或者 是小拐所信赖的座山雕参与了这次阴谋也不得而知。作为少年小拐的知心朋友，我清晰地记 得他遭到伏击的时间是黄昏，地点是在香椿树街北

端的羊肠弄。

去座山雕家必须通过狭窄的仅容一人通过的羊肠弄，羊肠弄的一侧是居民的后窗和北墙，另一侧是五金厂的后门和破败的围墙，红旗就是从围墙的断口突然跳到少年小拐身上的，小拐来不及拔出腰带里的匕首，在短短的一个瞬间他意识到一直担心的伏击已经来临，他后悔单身一人来刺青，但是一切都无法改变，他看见朱明和几个人从五金厂的后门和弄堂口朝他包抄过来。

你们搞伏击，这么多人对付我一个，传出去多丢脸。少年小拐被那帮人抬了起来，他的声音悲壮而愤慨。

我们不管什么丢脸不丢脸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把你摆平。朱明说。朱明的脸上洋溢着伸冤雪耻的喜悦。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好好的香椿树街让你这个小瘸子称王称霸？红旗一直揪着少年小拐的耳朵，他指挥着朱明他们把少年小拐抬进了五金厂的后门。五金厂的工人已经下班，由几间破庙宇改建的厂房静悄悄的，小拐不知道他们把他弄到这里来干什么。他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对他干什么。他现在无力挣脱那么多双手的钳制，于是也就不想挣脱了，他想呼救但喉咙也被老练的对手红旗卡住了，少年小拐突然对眼前事物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记起9岁那年在铁路上发生的灾祸，当那列火车向他迎面撞来的时候，他也是这种无力挣脱的状态，他也觉得有一双手牢牢地钳住他的腿，有一个人正在把他往火车轮子下面推。

他们把少年小拐抬到了一台冲床旁边，朱明拉上了电闸后冲床开始工作，而红旗坐在冲床后面朝小拐挤了挤眼睛，冲床的钻头正在一块钢片上打孔，嘎蹦、嘎蹦，富有韵律和残酷的美感。现在少年小拐终于知道了红旗新奇的出入意料的绝招，他听说红旗发明了一种讨巧的置人于死地的办法，原来就是他天天操作的冲床。

把他那条好腿搬上来。红旗命令朱明，红旗的嘴里发出一种亢奋的哂笑，他说，快点，让我来试试冲人的技术，冲人比冲刀片难多了。

别碰我的好腿，别碰它。少年小拐的目光注视着冲床上下律动的钻头，不难发现他的目光从好奇渐渐转向恐惧，他的尖厉的抗议声也渐渐地变成一种哀告，别碰我的好腿，你们干什么都行，千万别碰我的好腿了。

据朱明后来告诉别人说，小拐那天跪在冲床边向他求饶，向红旗和其它人求饶，他的可怜而卑琐的样子令人作呕。朱明和红旗让它过了第一关，但是第二关却是由座山雕控制的。从五金厂的后门出来，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把少年小拐扶到座山雕家里，五六个人按住半死半活的少年小拐，由座山雕为他刺青，刺的不是小拐想像中的野猪标志，而是歪歪扭扭的两个字：孬种。刺青的部位不在常见的手臂上，而在少年小拐光洁的前额上，座山雕在完成了他蓄谋已久的工程后得意地笑了，他说的话与红旗如出一辙，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香椿树街怎能让一个小拐子称王称霸？

我知道那么多人出卖少年小拐缘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无法容忍少年小拐在香椿树街 的风光岁月，尽管那是短暂的昙花一现的风光岁月。命运如此残忍地捉弄了小拐，他额上的 癣种标志是一个罕见的物证。

香椿树街的人们后来习惯把王德基的儿子叫做癣种小拐，癣种小拐在阁楼和室内度过了 他的另一半青春时光，他因为怕人注意他的前额而留了奇怪的长发，但乌黑的长发遮不住所 有的耻辱的回忆之光，癣种小拐羞于走到外面的香椿树街上去，渐渐地变成孤僻而古怪的幽 居者。

癣种小拐的两个姐姐出嫁后经常回来照顾父亲和弟档的生活，有一次锦红和秋红到阁楼 上清理出成堆的垃圾，其中有小拐儿时的百宝箱，姐妹俩在百宝箱里发现了一些霉烂的布 卷，打开来一看像是旗帜，旗上画的野猪图案依然看得清楚，锦红皱着眉头问癣种小拐，这 是什么鬼旗子？癣种小拐没有回答，秋红在一边说，把它扔掉。然后姐妹俩开始收拾床底下 的那些刀棍武器，锦红抓着三节棍问癣种小拐，这东西你现在用不着了吧？扔吗？癣种小拐 仍然没有回答，他坐在阁楼面向街道的小窗前，无所用心地观望着街景，秋红亦一边说，什 么三节棍九节鞭的，都给我去扔掉，留着还有什么用？后来姐妹俩从箱子里倒出许多铜圈、 铜锁、铜片来，阁楼上响起一阵铜片相撞的清脆的声音，癣种小拐就是这时候回过头阻止了 秋红，他对她说，把那些铜圈给我留下，我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可以钉铜玩。

作为癣种小拐唯一的朋友，我偶尔会跑到王德基家的阁楼上探望癣种小拐，他似乎成了 一个卧病在家的古怪的病人，他常常要求我和他一起玩儿时风行的钉铜游戏，我和他一起重 温了钉铜游戏，但许多游戏的规则已经被我们遗忘了，所以钉铜钉到最后往往是双方各执一 词的争吵。对于我们这些在香椿树街长大的人来说，温馨美好的童年都是在吵吵嚷嚷中结束 的，一切都很平常。

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http://goldbook.yeah.net/>

转载请保留！